

自驾游美洲

□金锦潘

克曼奇草原的雪

跨过密西西比河，踏上了美国中部苍茫的大地。

在一片沼泽地，看无数的野鸟遮天蔽日，在一个荒原，“浙江1号”差点撞到一只狼，只见它瞬间惊恐地逃逸。无数广袤的农场里，收获的棉花堆成垛，广阔的牧场上，色彩斑斓的奶牛啃着草。

美国的道路真是好，平整、笔直，极少弯道，乡村也一样，只是比高速少一条道。遗憾的是景色极少变化，改变的只是地貌。

一天夜里，抵达了克曼奇国家草原，只听见狂风呼号，灯影里看到一个房车停靠点，拐了进去就地夜宿。开了一天车已经很累，赶紧钻进睡袋平躺在车上。这时，转了一个身，突然不可思议地看到了窗外的满天繁星。我惊诧地坐了起来，戴上眼镜仔细地看，一点没错，无论是坐着或者是躺在车里，窗外就是星空，还有许多星星在窗门之下！

忽见人间如此美景，一种幸福感突袭而来，安慰了这一路狂奔！

细细一想，原来在无遮无拦的草原，地平线之上的都是天空，我的车已经是最高物体，窗门之外的就是宇宙。除了四轮停靠的地球，此刻，“浙江1号”四面八方都面向宇宙。平时我们只能抬头如井底之蛙一样看到的天空，现在竟在我的车窗之下，斜着眼睛就能看到满天繁星，真奇景也！终于明白什么叫“天似穹庐”，或者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体验其妙不可言矣！

平生第一次枕着星星睡去，却在火车的“呜呜”中醒来，原来不远处就有一条铁轨。阳光已经斜照，错过了草原的日出。但见草原上有一些积雪，昨夜星空灿烂，想必是前几天下的。打开地图一看，沿160号公路可穿过整个

克曼奇草原，去往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，不料却走上了一条奇妙的路。

草原开始只稍有些积雪，犹如给枯黄的草原镶嵌上白色的花边。看到几匹马在雪地上吃草，大约是一个牧场，用铁丝网拦住，周围却几十公里不见人影。牛场也一样，没有人看管。看我车停路边，牛群蜂拥而来，大有先睹为快之意。看我离开，还恋恋不舍地“哞哞”叫着，可能它们在这草原上太过寂寞了。

一路上几乎没有人，就像一个只有牛马的荒野。好不容易看到一辆大房车，停在草原上，也是空无一人。我好像来到了火星，独享这一片原野。而越往前去，积雪越来越厚，终至于把草原完全覆盖，好一片冰封世界。而道路极好，没沾上一点雪，路边上好像还有人刚刚修理过。正当我怀疑是否走错了路，前面地平线上突现出两座雪峰，就像在西藏阿里高原上远远看到的岗仁波齐。然后是无数雪峰连成一线，壮美无匹！我知道，落基山脉正横亘在眼前，不由奔驰而去。

很久，终于看到路边上一座被积雪包围的木头房子，不像别墅，也不像商店。一块石头上刻了一匹马，上面还有一行英文写着：“阿帕卢萨马艺

术画廊”。我正十分惊讶，忽然来了一辆车，停下，走下一对老年夫妇。

“我叫托尼，她叫玛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们立即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，是这房子的主人，并邀请我去参观。

这间看起来不起眼的房子，里面的确摆满了雕塑与绘画。托尼拿起桌子上的雕刀说，这些都是他雕刻的，包括绘画。他一再地说印第安，并给我介绍他雕刻的印第安人。

在这冰天雪地的草原深处，开一间艺术画廊已经够奇怪了，而且还是印第安人的后裔，而他的作品看起来十分精湛。

艺术家托尼也许觉得我不懂艺术，便指着地上的牛头骨说，带我去看他养的牛和马。

房子后面果然关着两头大黄牛，还有两匹马。托尼很自然地把两头牛呼唤到一起，我想过去摸一下那长长的牛角时，牛们却惊恐地跑开了。

这个地方，抬头即能看到那两个雪峰，简直美不胜收。尤其还有一个艺术画廊，两个老人与两头牛和两匹马，白雪皑皑的克曼奇草原深处简直像一个童话。

我继续向两座雪峰而去，“前面右转，去往丹佛。”托尼说，并作了个大大的手势。



■张鹤鸣 洪善新

微寓言(二则)

羚羊跳高

羚羊正想在草地里打个盹，冷不防狮子猛扑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羚羊想：我不能死，两个宝宝还等我去喂奶呢！它使出吃奶的力气腾空跃起，足足有2米多高。精

彩画面被摄影师逮个正着。羚羊王啧啧称奇，于是派它去参加动物奥运会跳高比赛。

羚羊王亲自压阵，结果令人大失所望。它只跳到一

米多一点点就败下阵来，百名选手中排名倒数第三。羚羊王纳闷了：“你不是能跳2米多高吗？”羚羊说：“动力不一样，那个记录是在生死关头创造的！”

鹰鸡斗

雄鹰在碧空盘旋，看到地面一只母鸡。这是一只胆子特别小的母鸡，要不是鸡主人干扰，半月前就成了自己的盘中餐；今天，它看到鸡主人出门了，“鸡”不可失，立即俯冲下去。

母鸡发出警报，迅速张开双翅，一群小鸡仔赶紧躲到妈妈羽翼下。鹰向母鸡扑来，母鸡突然跃起，狠狠啄鹰的眼睛。鹰猝不及防，左眼受了重伤。鹰气急败坏，再次扑向母鸡，谁知母鸡竟然

拼尽全力用爪子恶狠狠抓鹰的右眼，鹰差点双目失明。它狼狈逃回老巢，把来龙去脉告诉母鸡：“这母鸡一定疯了，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”母鸡说：“那不是鸡的力量，而是母爱的神力啊！”

河口塘儿时印象

■周丽君

不久前，小学同学开心地相聚，但有好几个同学在国外没能参加。过几天，女同学又拉起一个群，群里那柔柔的乡音勾起我对儿时伙伴的回忆，她们一个个都在脑海里鲜活跳出来。忽然特别怀念小时生活的地方——河口塘。

于是，我特意和妹妹一起开车去了一趟河口塘，寻找儿时记忆。

姐妹俩慢慢走着、寻着、念着，记忆中河口塘是个热闹的小商埠。

它有两条主要街道。一条沿塘河老街，是一排排带屋檐的老房子，从河埠头(码头)这边走过供销社一直到通往马钢厂都不会淋雨的老街。一条新街，是在老街后面新开发的。

新街，也是河口塘菜场。每当天蒙蒙亮，菜场就人声鼎沸了。从四方赶来的小贩们、农家挑着菜聚到这里。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我家从渔潭搬来就住在新街，房子是新建的，那时看起来应该蛮威风，有四大扇朱红色门，两层楼，二楼木地板也漆上红漆。记得一楼堂厅正墙贴满我们姐妹的学习奖状，因为新街来往人多，我们家姐妹多，奖状也多，特别引人注目，经过的叔叔阿姨总会夸奖一声。新街菜场菜新鲜又多，现在还记得这条街上我的同学家的菜铺。一路数过去，做面的、卖鸡蛋的、自腌咸菜的……

有一段时间，我妈妈也在家门口摆起摊位，我在帮忙时见老师同学经过，就背过身子假装没看见。可我一些同学都帮着家长卖菜，他们熟练地称秤、计算、找钱，那么小就开始社会实践了。而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门前摊位右边是炸油条的，太香了，看着邻居阿姨熟练地把两条揉好面粉条用筷子一按，用两手一拉一抖，慢慢放入滚烫油锅里，嗤的一声，油条胖起来。又香又脆的油条总是最好的早餐下饭菜，姐妹们买油条也是高兴的事，总是抢着去买。

到了中午时，菜场里的人渐渐散去，新街又显得特别安静。夏天则到吃晚饭时，家家户户又搬起竹凳竹椅吃饭乘凉聊天。街上又响起孩子们的欢闹声。

而沿河老街则是一天从早到晚都是热闹的。

老街商铺多，大的有供销社、小的有裁缝、理发、照相、弹棉、饮食、馒头、水果店等，是大

人常常驻足的地方。也是我放学后喜欢停留的地方。其实很多家店都是我同学家开的，看着这些大人们在买卖或劳作或聊天，我都喜欢。记得老街那时最常去的是两个同学家，一家是裁缝店，放学后，总是先去她家看一会儿，看她爸爸拿着剪刀在用画粉画好的布料上咔嚓咔嚓剪下去，看她哥哥脚踩着缝纫机哼着歌缝衣服……再去和同学一起跳橡皮筋。另一家最喜欢去的是老街上同学家的水果店。同学卖水果时，称得快，账算得更快，我都没看清楚她都已算好了。同学很大方，常塞给我一些水果让我解馋，那个美味让人难忘。也许当时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影响，从小受到熏染，这带同学特别会做生意，真的很棒。

河口塘通往下林有一座老石拱桥，它总是静躺着，印记着塘河边的男孩是怎样长大的。夏天到了，白天，光膀的男孩子个个从桥上跃下，攀上过往的船只，那个威风劲儿女孩子们只有羡慕份；晚上，桥上坐满乘凉的人，偶尔有姑娘经过，小伙子们总会发出哄笑……

记忆中河口塘还有一条从河边一直通往仙岩的溪坑。40年前，溪坑里溪水不断，兄弟们经常去溪坑里捞鱼。中午太阳当头照时，我偷偷从家里溜出来，虽只是做个在边上端个破脸盆或跟在后面追看的跟班，但也很满足、很开心。而上初中时，每天和同学带着饭盒沿着小溪听着溪歌，哼着小曲，一路走到仙岩的学校。

可惜今天的河口塘这条小溪已填了，没了。以前的新街老得面目全非，原先的小商铺大都放机床了，嗡嗡作响；小时候觉得宽敞的大街，现在看起来又短又窄；学校拆迁了，村口两口水井也不见了；那一班班气派的温州轮、丽岙轮船都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只运货的小铁皮船……

老街上剩下的老建筑好像只有埠头边那一座几间三层楼，小时候看起来相当气派，是黄同学家的。而那个时候最大的米厂现在已被隔为几间，唯有房顶有年代气息的工农兵塑像还很让我心念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又会不见了。

只有那座老桥依然静静地躺着，望着塘河边上的河口塘和塘河边长大的人们，望着他们走出河口塘，走出她的视线，走向世界……